

怪

人

高爾基戲劇集



譯 吾 健 李

行印司公版出海上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再版（修正本）

高爾基戲劇集 四

怪人

原著者

高爾基

譯者

李健吾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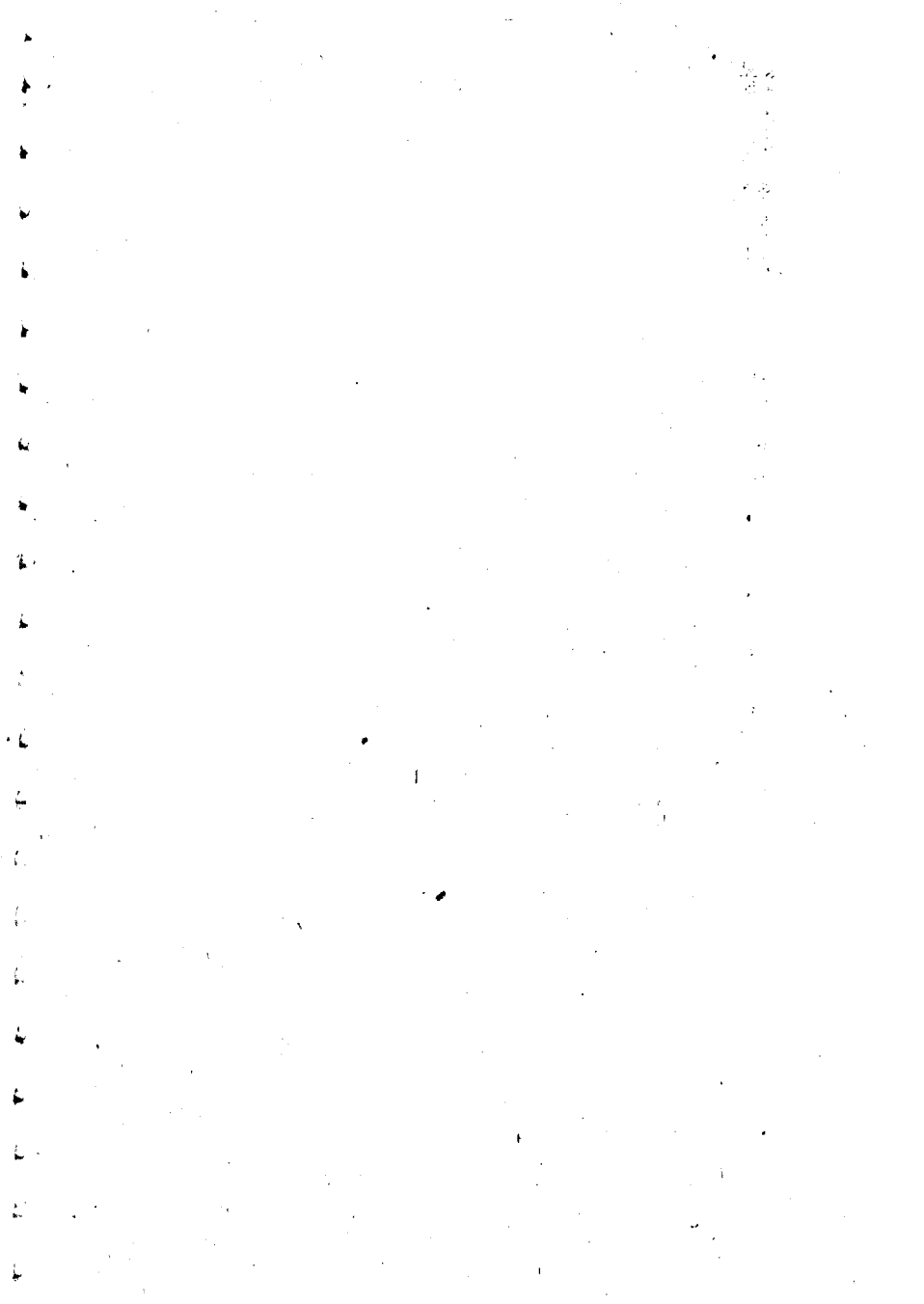
定價

六五〇〇元
（上海大樓七〇一室）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怪

人



人物

尼考萊·波鐵辛醫生

康斯坦丁·魯吉奇·馬斯塔考夫 一位作家。

奧耳嘎·夫拉狄羅芙娜

汝考耳·波鐵辛 醫生的父親，一位土地視察員。

薩莎 馬斯塔考夫家中的使女。

米隆·薩冒克瓦掃夫 一位在軍界警界做過官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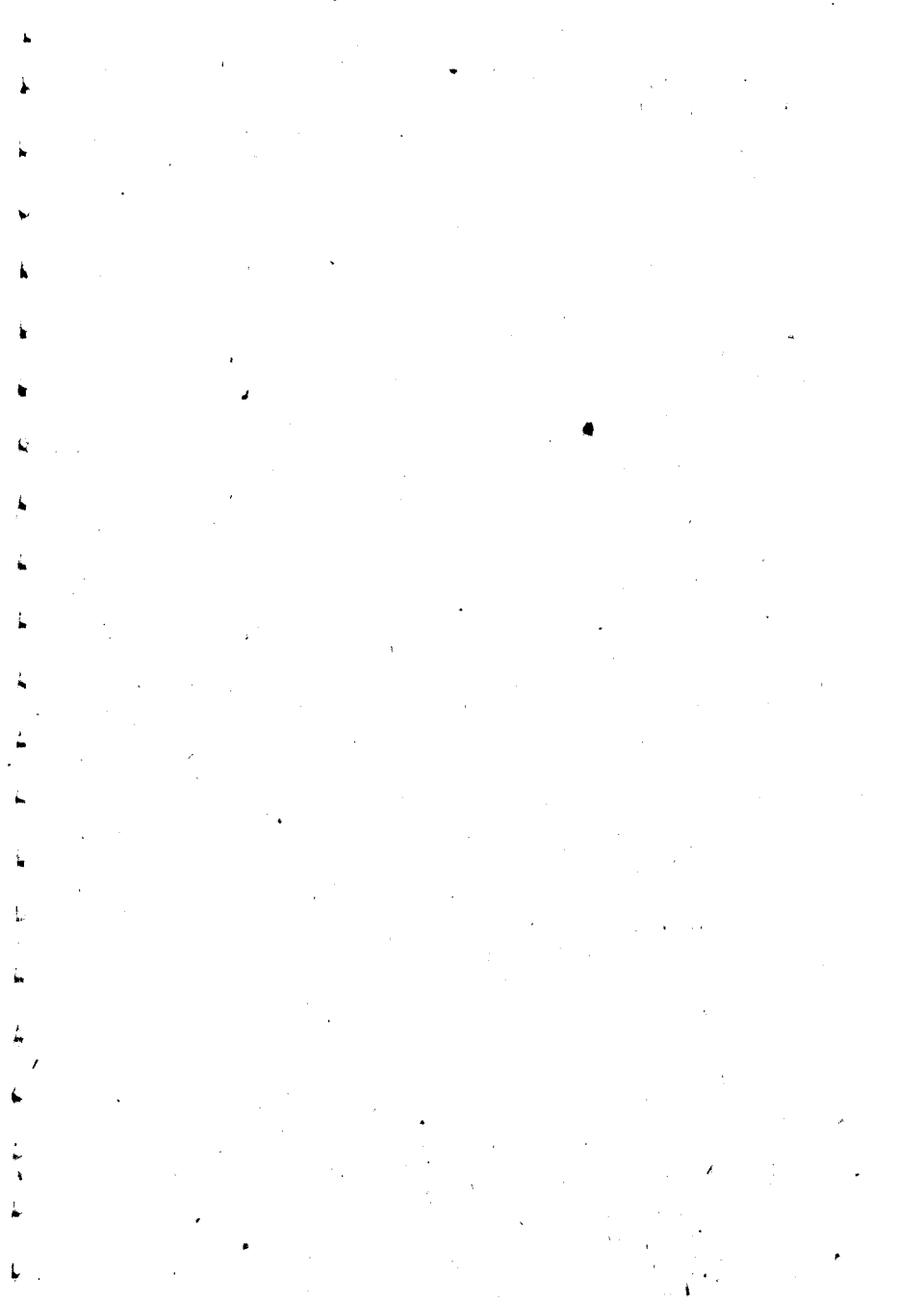
伊娜·麥德外借娃

葉列娜 馬斯塔考夫的太太。

瓦西雅·土芮泰、伊娜的未婚夫。

麥德外借娃 伊娜的母親。

泰席雅



演員備考

馬斯塔考夫——任何時間是真摯的。興奮上來，語言簡單，不激動，不造作，眼睛看定談話者的臉。發怒的時候，失去張支，有些可笑。手勢文雅，身體柔和，往往不自覺地做着媚態。聽別人講話，頭聳向一邊，拿一隻眼睛望着對方，好像一隻鳥。

汝考耳·波鐵辛——看上去像他丟掉什麼東西，但是並不希望別人注意。說起玩笑話來，平常稀鬆。他用心娛樂別人，爲了掩藏他懷老年人對他們的冷淡。覺得寂寞，機會來了的話，又把機會送給他四周的人們。別人用心聽他講話，他就高興了，顯得年輕，變得簡單，招人喜歡了。尼考萊·波鐵辛——是一肚子的氣悶。對待別人漠然，像要征服他們，炫耀他的憤怒。把自己看得深沉複雜。過分自私，不可能作愛。他對葉列娜的態度是肉感的耽溺和對馬斯塔考夫如忌的雙重結果。到了他的最後一場戲，有一個戰敗者的真誠。

薩冒克瓦攝夫——仁慈，缺乏性格。厭倦自己，物色一個人來料理他。決不忘記他的過去，第一次和人相遇，切近了反而感到窘迫，覺得瞭解困難。波鐵辛醫生引起他的反感，到了身體發生反應的情形，舉止像一位軍人，往往過分加重。

瓦西雅·土芮塞——眼睛閉成一條線，希望自己顯得更聰明，更辛辣。

葉列娜——愛她的丈夫，深深地，忠誠地。相信在她的地位，她能够做的她全做了。也知道在這極遊戲裏頭，她遲早要喪失一切。她的拘謹僅僅留在表面——內心上，她無時不在燃燒。體態輕盈，衣着樸素而有欣賞力。

奧耳嘎——三十以上。一個女冒險家，急急忙忙爲自己尋找牢固的依靠。經驗太多不大相信別人，也不會因爲失敗就心碎。當着葉列娜感到茫然，不能够瞭解她的自衛方法。她的急遽使她失却穩定——看不清葉列娜的戰略。決不喧聲，比葉列娜更有風格，當然更有經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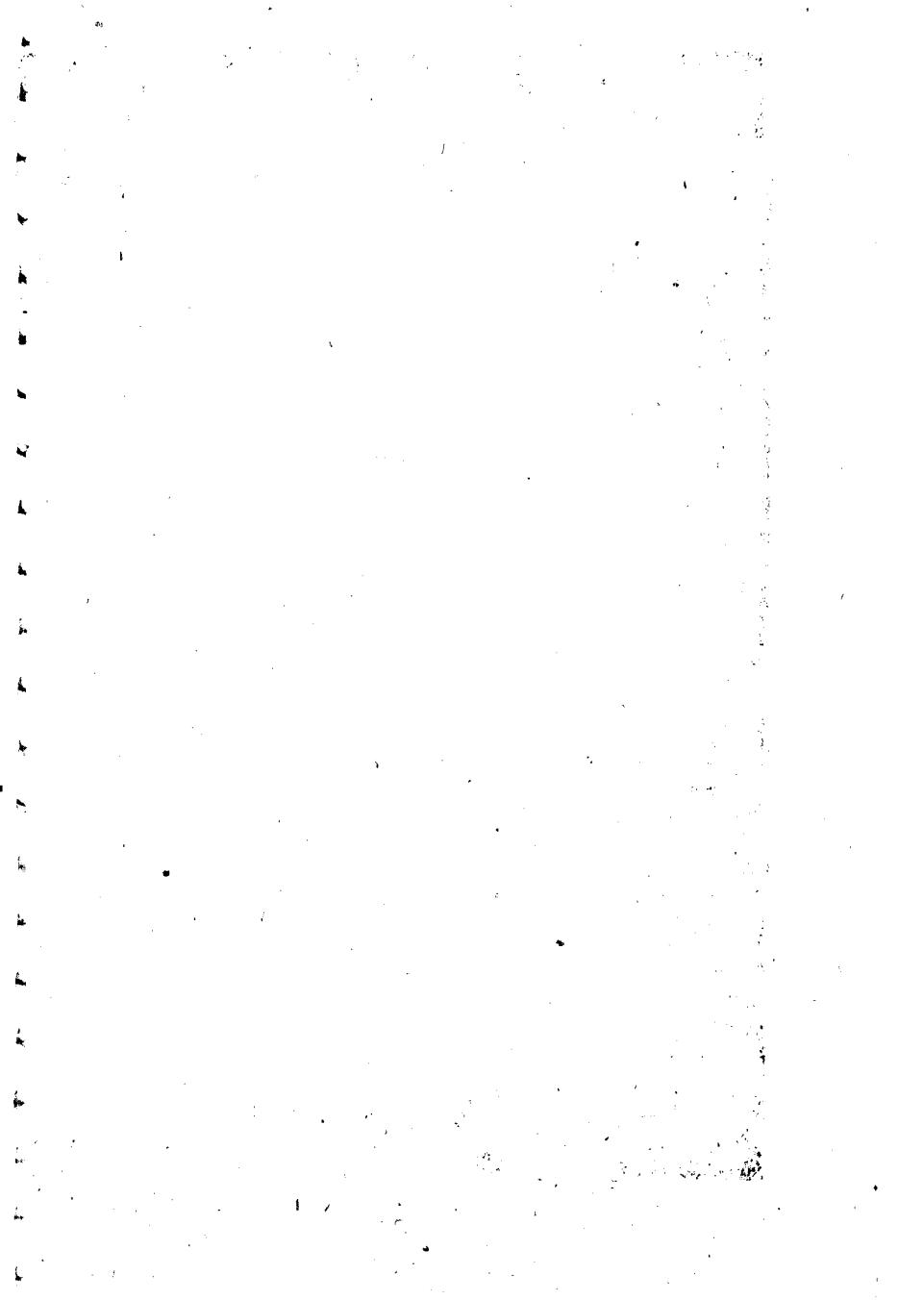
伊娜——一個沒有勇氣來做自己的女孩子。可愛，動人。

薩莎——有一個飽經憂患困乏者的嚴重，差不多嚴厲的面貌。

第

一

幕



松樹林裏一所避暑房子，穿過距離寬大的樹木，可以看見房子的前臉，兩個掛着紗帘的窗戶，一扇門和一座低低的陽臺。靠近臺口，一張桌子環繞着一棵高大的松樹的樹身，一張搖椅，幾把柳條椅和一架吊牀。

一個有月光的深夜，暮起來的時候，看見尼考萊，波鐵辛醫生的灰身影在樹木中間。他穿着一件寬適的上衣，戴着頂帽子。他朝房子那邊望着，聽了好幾分鐘，然後，聳聳肩膀，不慌不忙向左走出。過了幾分鐘，馬斯塔考夫和奧耳嘎在陽臺出現，下來，照直向右穿過。

馬斯塔考夫（低聲，歡歡喜喜吻着奧耳嘎的兩隻手）你真和氣——真甜蜜——

奧耳嘎（向四外瞥了瞥）靜！我聽見腳步——

馬斯塔考夫沒人進來。尼考萊在城裏，葉列娜在麥德外借夫家裏。只有土地視察員在他的屋子。但是他正忙着找尋矛盾，此外他都不感興趣。（吻着奧耳嘎的頰）你看好了，我要拿他寫成一篇

快活小說的——

奧耳嘎好，我走啦。別送我走——

馬斯塔考夫等一下。跟我坐一會兒。我很想告訴你——

奧耳嘎（搜索地）你難道不怕有人看見我們？

馬斯塔考夫 我跟你在一起快樂——舒服——我不高興放你走——

奧耳嘎 真的？你過了好久期間才注意到我在愛你。現在該輪着我躲你了——

馬斯塔考夫 噯，這一切真是了不得地簡單，容易，美麗！

奧耳嘎 （抽出她的胳膊）好，再見——明天見！

馬斯塔考夫 不等一下——讓我告訴你點兒事——

奧耳嘎 放安靜。別嚷嚷。

（他們向右走出。使女薩莎從房子角落旁邊探出身來，望着他們。馬斯塔考夫回來，柔柔地微笑着，做着手勢。左邊來了波鐵辛醫生，帽子拉在肩上，手在背後。

波鐵辛醫生 （懷疑）你方才送誰出去？

馬斯塔考夫 （稍停，微笑着）我不知道。

波鐵辛醫生 還親嘴來的？

馬斯塔考夫 （窘，笑着）親嘴！我的朋友，這種問話不好問的。

波鐵辛醫生 （堅持）我相信我方才看見——

馬斯塔考夫 （迅快）你常常看見怪東西。你才從城裏回來，那兒有什麼新聞？

波鐵辛醫生 用不着說，沒事。

馬斯塔考夫 報紙上呢？

波鐵辛醫生 倒有兩篇關於你的論文——

馬斯塔考夫 恭維？

波鐵辛醫生 （微笑）那，不，不很恭維。倒是謾罵來的。

馬斯塔考夫 （坐在吊牀裏頭）那我就不必讀啦。

波鐵辛醫生 （聲調不大清楚）你只看讚揚的文章？

馬斯塔考夫 人家煎你炸你，讀了等於自討苦吃；人家讚揚你，讀了也有害處。讚揚招引危險的觀念。

——你知道我是什麼意思——（拿手指在他的頭上畫着圓圈）頭一回人家把我稱做一位有才分的作家，我給自己買了一條難看的領帶，我太太——（嘆息）拿話嘔我，簡直嘔出我的性命。

波鐵辛醫生 她在那兒？

馬斯塔考夫 （向窗外瞥了瞥）到麥德外借夫家裏去了。伊娜的未婚夫情形很壞。

波鐵辛醫生 他就死。

馬斯塔考夫 也。你到了時候也一樣。

波鐵辛醫生 (想着別的事) 那，對於你我還不就那麼快。可是對他呀，也就很快了。年輕輕就死，真不開心。

馬斯塔考夫 (稍稍有些厭煩) 我相信，我從前聽到過這句格言。

波鐵辛醫生 (聲調如前) 特別不開心，死後還留下一個自己訂婚的女孩子——

馬斯塔考夫 你怎麼知道的？你這個人又厭煩，又特別。瓦西雅知道他沒有多少日子好活。可是他不停唧，不抱怨——難道他抱怨來的？他想法子藏起他的痛苦——這種高貴精細的約制彷彿刺激你——也刺激別人。你兜着他走，兜着他叫喚：他就死——他在死——

波鐵辛醫生 (忍着不笑出來) 你是瞎子——或者，跟平常一樣，在編造事由兒。

馬斯塔考夫 你知道，假如這個瓦西雅歡歡喜喜地大笑而亡，你也許要恨他的。

波鐵辛醫生 (唧噥) 信口開河——

馬斯塔考夫 你一定要說，他發狂啦——

波鐵辛醫生 (若不在意) 伊娜是什麼時候在這兒來的？

馬斯塔考夫 (疲倦地) 五點——左右。

波鐵辛醫生（向下看）葉列娜·尼考萊耶芙娜跟她一道兒走的？

馬斯塔考夫 是的。

波鐵辛醫生 還沒有回來？

馬斯塔考夫 沒有。

波鐵辛醫生 這樣的哼。那麼你——（低聲）康斯坦丁，你我是老同學——

馬斯塔考夫（手一揮）去歇着罷，老同學。你累啦。你就餓了你自己罷。你的文明的活動——

波鐵辛醫生（悻悻然）別裝蒜啦！

馬斯塔考夫 跑罷。我清楚你的。你想談談文學的任務，同情——

波鐵辛醫生 聽着——這是嚴重的——忘掉文學——

馬斯塔考夫 除掉文學，什麼也沒意義。你父親來啦。

〔汝考耳·波鐵辛，短上身，長靴子，戴着一頂帽子，站在陽臺那邊，仰望天空。〕

你到那兒去？到月亮那兒去？

汝考耳（朝他們走來）去捉鵲鴉。

馬斯塔考夫 你是一位活動的人。我尊重你，觀察員。捉鵲鴉怎麼個捉法兒？

汝考耳 在裸麥地撒網，捉鵲鴉——捉人嘅，看準矛盾的地方。

馬斯塔考夫 好！你發明格實，活像一位大師。尼考萊，聽聽看，學學看你口袋裏頭有一本書嗎？

（醫生燃起一枝雪茄，利用火柴亮光，不明顯地，聚精會神在研究馬斯塔考夫的臉。雪茄燃着了，他向右走近樹林，肩膀昂起，頭低了下去。）

汝考耳 我有。天一亮我就洗一個澡，躺到有露水的草上，唸上一點來鐘的書。美，對不對？

馬斯塔考夫 好極啦——對你的寒腿特別好。

汝考耳 鳥要唱歌，履行自然的法則，同時一位先生——（拍他的書響）告訴我些令人安慰的故事，關於神聖的俄羅斯——（馬斯塔考夫笑着）關於貧困的工程師，一個有善良的心的警察，因為靈魂簡單而偉大的虛無主義者，神聖的牧師，高貴的上流人，還有——婦女，聰明的婦女！在我們這黑暗無望的歲月，唸唸這類故事該多愉快，你不以為然嗎？

馬斯塔考夫 （感到興趣）你喜歡這位作者？

汝考耳 他是一位偉大的故事家！他的心因為缺望和愁苦已經乾了，但是他還安慰他的鄰居！我唸着他，多情地微笑了——（眨眼）怎樣一位和善的人！我知道這全是編的，不會讓你感覺更好。但是，除掉走獸和寄生蟲，一個人在自己的周圍，什麼也沒有看見，偏要對自己講：我要坐下來，為

他們描畫一番高尚模範人士的形象：讀這樣兒人的書，是愉快的——

馬斯塔考夫（思維地，嚴肅地）你這樣感覺？有意思——

汝考耳 他把自己的靈魂撕成了線，織成一個慰貼的誑——（眨眼，微笑）他以為還會鼓舞俄羅斯人的心。鼓舞我可憐蟲就沒有做到，離我有一哩之遙——

馬斯塔考夫 沒做到？怎麼會的？

汝考耳（舉起他的手好像發誓）我不相信他！

馬斯塔考夫 老盧無主義者！

汝考耳 我不相信他。這座叫做俄羅斯的蓋壞了的廟，坍了一半，不是牆上畫畫壁畫就新得過來的。假定我們真畫。假定我們蓋住骯髒東西和危險的裂縫。我們得到些什麼？骯髒東西要滲過來，毀掉可愛的畫兒——你還不是再度腐爛毀滅。

馬斯塔考夫（用嚴肅眼睛看看汝考耳，頭垂下來像一隻鳥）我看——

汝考耳 我不相信他！可是，想到一個人爲了給鄰居鼓舞和安慰的仁慈目標，就不顧明顯的事實，我又不禁油然而敬。說到臨了，我們並不依照邏輯活下去，全看精神怎麼樣推動我們。現在你也和這位作者一樣，違反事實。